

中国出版

● 主编 宋原放 ● 副主编 吴道弘 张立升 王建辉

史料

ZHONGGUO CHUBAN SHILIAO

现代部分

第一卷 下册

● 陈江辑注

山东教育出版社
湖北教育出版社

● 责任编辑／宋鲁平

● 封面设计／吕祥琪

● 封面、扉页题字／谢冰岩

目 录

《文化批判》祝词	成仿吾 (1)
《流沙》前言	(3)
《新月》的态度	徐志摩 (5)
《独立评论》引言	(12)
《现代》的始末	施蛰存 (14)
《论语》缘起	(18)
我们的灯塔——《大众生活》发刊词	韬 奋 (23)
《逸经》文史半月刊发刊启事	(28)
忆《西风》	黄嘉德 (31)
忆北方人民出版社	王禹夫 (37)
商务印书馆被毁纪略	何炳松 (42)
商务印书馆复业的奋斗	李伯嘉 (55)
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迁渝时期的工作概况	张毓黎 (60)
生活史话	韬 奋 (72)
关于生活书店	胡愈之 (77)
胡愈之、黄洛峰、华应申谈三联书店历史	(88)
新知书店的战斗历程	徐雪寒 (96)
一个战斗在白区的出版社——记读书生活出版社	
	范 用 (119)

太阳社与春野书店	陈梦熊 (157)
鲁迅和春潮书局	张友松 (168)
夏衍追忆南强书局的一封信	陈梦熊 (176)
陈望道与大江书铺	邓明以 (185)
邵洵美与金屋书店、时代书店	章克标 (194)
儿童书局及其创办人张一渠	楼炜春 (201)
回忆黎明书局	冯和法 (208)
我和现代书局	施蛰存 (226)
忆天马书店	楼炜春 (236)
我所知道的文生社	李济生 (245)
一家专业出版英语读物的书局——竞文书局	吴铁声 (259)
回忆上海新文字书店	王 益 许中一 (264)
蒲风与诗歌出版社	陈松溪 (274)
南京国民政府出版体系的形成	陈国强 张 生 (284)
回忆中央出版局	郑超麟 (303)
中央革命根据地编审出版机构考述	严 帆 (305)
略论十年内战时期苏维埃区出版物及其特点	叶再生 (319)
记上海编辑人协会和《文化战线》	冯和法 (331)
五十年来中国画报之三个时期	萨空了 (337)
中国左翼文艺定期刊编目	茅 盾 鲁 迅 (343)
1933 年的上海杂文界	胡道静 (350)
1933 年麦迦朝圣记	胡道静 (361)
年鉴在中国的早期发展	肖东发 (367)
鲁迅杂文集中有关国民党政府文网的资料	(377)

《新生》事件概述·····	司马辛 (391)
“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	王新命等 (400)
“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	(406)
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	陆费逵 (415)
十年来的中国出版事业·····	王云五 (425)
出版界往哪里走?·····	平 心 (440)
1928 年间上海的书店·····	包子衍 (444)
1929 年中国关于社会科学的翻译界·····	君 素 (448)
生活全国总书目编例·····	平 心 (455)
生活书店通信购书简章·····	(464)
四部丛刊及其续编、三编史料·····	张元济 (467)
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序·····	张元济 (473)
影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缘起·····	(476)
影印四库全书通信·····	张元济 袁同礼 (481)
万有文库第一、二集印行缘起·····	王云五 (487)
二十五史刊行缘起·····	开明书店 (494)
校印四部备要缘起·····	陆费逵 (502)
影印古今图书集成缘起·····	陆费逵 (509)
世界文库发刊缘起·····	郑振铎 (512)
连环图画小说·····	茅 盾 (522)
漫谈连环画的发展史·····	大 鲁 (526)
北平笺谱序·····	鲁 迅 郑振铎 (546)
访笺杂记·····	郑振铎 (550)
覆瓿十竹斋笺谱跋·····	郑振铎 (558)

国民政府著作权法·····	(565)
国民政府出版法·····	(570)
国民党中宣部宣传品审查条例·····	(577)
国民党中宣部修正图书杂志审查办法·····	(580)

《文化批判》祝词^①

成仿吾

一睡千余年的我们睁眼醒来，凡事落在他人很远很远的后面。

百余年来的世界史上，我们“中华大国”只是被榨取与被笑骂的对象；一叶一的历史上堆着的，尽是我们全民族说不出的耻辱与痛苦。

是时候了，我们应该来算一笔总账。

但是，干什么？从那里干起来？

“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革命的行动。”

现世界的构成，现世界的趋向，自己的历史，自己的形势——这些都是我们必须明瞭的问题。

问题的简化，问题的把握，在动的状态中——这些尤其是我们必须有的努力。

《文化批判》当在这一方面负起它的历史的任务。它将从事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的批判，它将描出近代帝国主义的行乐图，它将解答我们“干什么”的问题，指导我们从那里干起。

政治、经济、社会、哲学、科学、文艺及其余个的分野皆将从《文化批判》明瞭自己的意义，获得自己的方略。《文化批判》将贡献全部的革命的理论，将给与革命的全战线以朗朗的光火。

这是一种伟大的启蒙。

全国觉悟的青年，大家起来拥护《文化批判》！

①原载《文化批判》创刊号。《文化批判》，月刊，是创造社后期重要的综合性理论刊物，1928年1月15日创刊于上海，主要讨论唯物史观、革命文学等问题。编辑者和主要撰稿人是第三期创造社成员冯乃超（1901—1983）、朱镜我（1901—1941）、李初梨（1900—1994）、彭康（1901—1968）等，均是留日学生；成仿吾、郭沫若亦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1928年4月停刊。

《流沙》前言^①

我们在这里就用极简单的话来向读者诸君宣告。

20 世纪的中国的的新文学家，不是闲散的中国式的文人，不是浪漫时代的歌者，不是发梦的预言家，更不是忧时伤世的骚人，而却是新生活中的战士，自然，我们不敢自命为文学家，但我们只愿做这斗争的走卒。

读者诸君，你们在我们这里或者不能发现你们爱看的风花雪月的小说，不能听见你们所爱听的情人的恋歌——而所有的只是粗暴的叫喊！但你听，霹雳一声何曾有什么节奏？卷地而来的狂风何曾有什么音阶？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暴风骤雨的时代，我们的文学就应该是暴风骤雨的文学。

我们都是初出茅庐的小孩子，自然就 Technique 说，或者还不如老作家，但我们有的是热和力，我们相信惟有无产阶级才最能知道他自己的生活的，惟有受了科学洗礼的无产阶级才最有明瞭的意识！——这是我们的自信。

近代的文艺只是思想之一种形态 Literature as a mode of Thinking，有了思想，然后才有文学，思想上错误了的文学，我们根本上就不需要它。所以我们在思想上有一致的倾向，在文学上亦同样的应有一致的倾向，——唤起阶级意识的一种工具。我们对于艺术的手法的主张，是 Simple and Strong，愿同我们携手的，请一道来！

全国的爱好文艺的青年们，想你们现在亦正抱着满腔的热忱无处宣泄罢。来，我们大家一齐举起鹤嘴斧打倒那些小资产阶级的学士和老爷们的文学，转过方向来，开辟这文艺的荒土！

一月二十五日

①原载《流沙》创刊号。《流沙》，半月刊。创造社后期综合性刊物。1928年3月15日创刊于上海。以发表社会科学论文与文艺作品为主。主要撰稿人有华汉（阳翰笙）、朱镜我、彭康、李一氓、成仿吾、黄药眠等。1928年6月停刊。

朱镜我，又名朱竞我，1941年7月间在皖南事变中牺牲于泾县的靡岭。

《新月》的态度^①

徐志摩

And God said, Let there be light; and there was light—The
Genesis

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 - Shelley

我们这月刊题名《新月》，不是因为曾经有过什么新月社，那早已散消；也不是因为有新月书店，那是单独一种营业，它和本刊的关系只是担任印刷与发行。《新月》月刊是独立的。

我们舍不得新月这名字，因为它虽则不是一个怎样强有力的象征，但它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

我们这几个朋友，没有什么组织除了这月刊本身，没有什么结合除了在文艺和学术上的努力，没有什么一致除了几个共同的理想。

凭这点集合的力量，我们希望为这时代的思想增加一些体魄，为这时代的生命添厚一些光辉。

但不幸我们正逢着一个荒歉的年头，收成的希望是枉然的。这又是个混乱的年头，一切价值的标准，是颠倒了了的。

要寻出荒歉的原因并且给它一个适当的补救，要收拾一个曾经大恐慌蹂躏过的市场，再进一步要扫除一切恶魔的势力，为要重见天日的清明，要浚治活力的来源，为要解放不可制止的创造的活动——这项巨大的事业当然不是少数人，尤其不是我们这少

数人所敢妄想完全担当的。

但我们自认还是有我们可做的一部分的事。连着别的事情我们想贡献一个谦卑的态度。这态度，就正面说，有它特别侧重的地方，就反面说，也有它郑重矜持的地方。

先说我们这态度所不容的。我们不妨把思想（广义的，现代刊物的内容的一个简称）比作一个市场，我们来看看现代我们这市场上看得见的是些什么？如同在别的市场上，这思想的市场上也是摆满了摊子，开满了店铺，挂满了招牌，扯满了旗号，贴满了广告，这一眼看去辨认得清的至少有十来种行业，各有各的色彩，各有各的引诱，我们把它们列举起来看看：——

一感伤派

二颓废派

三唯美派

四功利派

五训世派

六攻击派

七偏激派

八纤巧派

九淫秽派

十热狂派

十一稗贩派

十二标语派

十三主义派

商业上有自由，不错。思想上言论上更应得有充分的自由，不错。但得在相当的条件下。最主要的两个条件是（一）不妨害健康的原则。（二）不折辱尊严的原则。买卖毒药，买卖身体，是应得受干涉的，因为这类的买卖直接违反康健与尊严两个原

则。同时这些非法的或不正当的营业，还是一样在现代的大都会里公然地进行——鸦片、毒药、淫业，哪一宗不是利市三倍的好买卖？但我们却不能因它们的存在就说它们不是不正当而默许它们存在的特权。在这类的买卖上我们不能应用商业自由的原则。我们正应得觉到切肤的羞恶，眼见这些危害性的下流的买卖公然在我们所存在的社会里占有它们现有的地位。

同时在思想的市场上我们也看到种种非常的行业，例如上面列举的许多门类。我们不说这些全是些“不正当”的行业，但我们不能不说这里面有很多是与我们所标举的两大原则——健康与尊严——不相容的。我们敢说这现象是新来的，因为连着别的东西思想自由这观念本身就是新来的。这也是个反动的现象，因此，我们敢说，或许是暂时的。先前我们在思想上是绝对没有自由，结果是奴性的沉默；现在，我们在思想上是有了绝对的自由，结果是无政府的凌乱。思想的花式加多本来不是件坏事，在一个活力磅礴的文化社会里往往看得到，偃傍着刚直的本干，普盖的青荫，不少盘错的旁枝，以及恣蔓的藤萝。那本不关事，但现代的可忧正是为了一个颠倒的情形。盘错的、恣蔓的尽有，这里那里都是的，却不见了那刚直的与普盖的。这就比是一个商业社会上不见了正宗的企业，却只有种种不正当的营业盘据着整个的市场，那不成了笑话？

即如我们上面随笔写下的所谓现代思想或言论市场的十多种行业，除了“攻击”，“纤巧”，“淫秽”诸宗是人类不怎样上流的根性得到了自由（放纵）当然的发展，此外多少是由外国转运来的投机事业。我们不说这时代就没有认真做买卖的人，我们指摘的是这些买卖本身的可疑。碍着一个迷误的自由的概念，顾着一个容忍的美名，我们往往忘却思想是一个园地，它的美观是靠着我们随时的种植与铲除，又是一股水流，它的无限的效用有时可

以转变成不可收拾的奇灾。

我们不敢附和唯美与颓废，因为我们不甘愿牺牲人生的阔大，为要雕镂一只金镶玉嵌的酒杯。美我们是尊重而且爱好的，但与其咀嚼罪恶的美艳还不如省念德性的永恒，与其到海陀罗凹腔里去收集珊瑚色的妙乐，还不如置身在扰攘的人间倾听人道那幽静的悲凉的清商。

我们不敢赞许伤感与热狂，因为我们相信感情不经理性的清滤是一注恶浊的乱泉，它那无方向的激射至少是一种精力的耗废。我们未尝不知道放火是一桩新鲜的玩艺，但我们却不忍为一时的快意造成不可救济的惨象。“狂风暴雨”有时是要来的，但狂风暴雨是不可终朝的。我们愿意在更平静的时刻中提防天时的诡变，不愿意藉口风雨的猖狂放弃清风白日的希冀。我们当然不反对解放情感，但在这头骏悍的野马的身背上，我们不能不谨慎的安上理性的鞍索。

我们不崇拜任何的偏激，因为我们相信社会的纪纲是靠着积极的情感来维系的，在一个常态社会的天平上，情爱的分量一定超过仇恨的分量，互助的精神一定超过互害与互杀的动机。我们不意愿套上着色眼镜来武断宇宙的光景。我们希望看一个真，看一个正。

我们不能归附功利，因为我们不信任价格可以混淆价值，物质可以替代精神，在这一切商业化恶浊化的急坂上我们要留住我们倾颠的脚步。我们不能依傍训世，因为我们不信现成的道德观念可以用作评价的准则，我们不能听任思想的矫健僵化成冬烘的壅肿。标准，纪律，规范，不能没有，但每一个时代都得独立去发见它的需要，维护它的健康与尊严，思想的懒惰是一切准则颠覆的主要的根由。

末了还有标语与主义。这是一条天上安琪儿们怕践足的蹊

径。可怜这些时间与空间，那一间不叫标语与主义的芒刺给扎一个鲜艳！我们的眼是迷眩了的，我们的耳是震聩了的，我们的头脑是闹翻了的，辨认已是难事，评判更是不易。我们不可否认这些殷勤的叫卖与斑斓的招贴中尽有耐人寻味的去处，尽有诱惑的迷宫。因此我们更不能不审慎，我们更不能不磨厉我们的理智，那剖解一切纠纷的锋刃，澄清我们的感觉，那辨别真伪和虚实的本能，放胆到这嘈杂的市场上去做一番审查和整理的工作。我们当然不敢预约我们的成绩，同时我们不踌躇预告我们的愿望。

这混杂的现象是不能容许它继续存在的，如其我们文化的前途还留有一线的希望。这现象是不能继续存在的，如其我们这民族的活力还不曾消竭到完全无望的地步。因为我们认定了这时代是变态，是病态，不是常态。是病就有治。绝望不是治法。我们不能绝望。我们在绝望的边缘搜求着希望的根芽。

严重是这时代的变态。除了盘错的、恣蔓的寄生，那是遍地都看得见，几于这思想的田园内更不见生命的消息。梦人们妄想看花草的鲜明与林木的葱茏。但他们有什么根据除了飘渺的记忆与想像？

但记忆与想像！这就是一个灿烂的将来的根芽！悲惨是那个民族，它回头望不见一个庄严的已往。那个民族不是我们。该得灭亡是那个民族，它的眼前没有一个异象的展开。那个民族也不应得是我们。

我们对我们光明的过去负有创造一个伟大的将来的使命；对光明的未来又负有结束这黑暗的现在的责任。我们第一要提醒这个使命与责任。我们前面说起过人生的尊严与健康。在我们不曾发见更简赅的信仰的象征，我们要充分的发挥这一双伟大的原则——尊严与健康。尊严，它的声音可以唤回在歧路上彷徨的人生。健康，它的力量可以消灭一切侵蚀思想与生活的病菌。

我们要把人生看作一个整的。支离的、偏激的看法，不论怎样的巧妙，怎样的生动，不是我们的看法。我们要走大路。我们要走正路。我们要从根本上做工夫。我们只求平庸，不出奇。

我们相信一部纯正的思想是人生改造的第一个需要。纯正的思想是活泼的新鲜的血球，它的力量可以抵抗，可以克胜，可以消灭一切致病的霉菌。纯正的思想，是我们自身活力得到解放以后自然的产物，不是租借来的零星的工具，也不是稗贩来的琐碎的技术。我们先求解放我们的活力。

我们说解放，因为我们不怀疑活力的来源。淤塞是有的，但还不是枯竭。这些浮荇，这些绿膩，这些潦泥，这些腐生的蝇蚋——可怜的清泉，它即使有奔放的雄心，也不易透出这些寄生的重围。但它是在着，没有死。你只须拨开一些污潦就可以发见它还是在那里汨汨地溢出，在可爱的泉眼里，一颗颗珍珠似的急溜着。这正是我们工作的机会。爬梳这壅塞，粪除这秽浊，浚理这瘀积，消灭这腐化；开深这滞水的池潭，解放这江湖的来源。信心，忍耐。谁说这“一举手一投足”的勤劳不是一件伟大事业的开端，谁说这涓涓的细流不是一个壮丽的大河流域的先声？

要从恶浊的底里解放圣洁的泉源，要从时代的破烂里规复人生的尊严——这是我们的志愿。成见不是我们的，我们先不问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功利也不是我们的，我们不计较稻穗的饱满是在哪一天。无常是造物的喜怒，茫昧是生物的前途，临到“闭幕”的那俄顷，更不分凡夫与英雄，痴愚与圣贤，谁都得撒手，谁都得走；但在那最后的黑暗还不曾覆盖一切以前，我们还不一样的得认真来扮演我们的名分？生命从它的核心里供给我们信仰，供给我们忍耐与勇敢。为此我们方能在黑暗中不害怕，在失败中不颓丧，在痛苦中不绝望。生命是一切理想的根源，它那无限而有规律的创造性给我们在心灵的活动上一个强大的灵感。它

不仅暗示我们，逼迫我们，永远往创造的、生命的方向走，它并且启示给我们的想像，物体的死只是生的一个节目，不是结束，它的威吓只是一个谎骗，我们最高的努力的目标是与生命本体同绵延的，是超越死线的，是与天外的群星相感召的。为此，虽则生命的势力有时不免比较的消歇，到了相当的时候，人们不能不醒起。我们不能不醒起，不能不奋争，尤其在人与生的尊严与健康横受凌辱与侵袭的时日！来罢，那天边白隐隐的一线，还不是这时代的“创造的理想主义”的高潮的前驱？来罢，我们想像中曙光似的闪动，还不是生命的又一个阳光充满的清朝的预告？

①原载《新月》创刊号。《新月》，月刊，1928年3月创刊于上海，闻一多、徐志摩、梁实秋等先后主编。主要发表政治评论和文学作品，主要撰稿人有胡适、罗隆基、陈源（西滢）、沈从文等。1933年6月停刊。

按：《新月》的版式在现代期刊中很有特点，既不是16开，也不是32开，而是近于正方形，封面上有用古宋体写着“新月”二字的黄签。据梁实秋回忆：“《新月》模仿了黄皮书的形式，却很少人注意到，因为国内很少人看到过黄皮书。”“黄皮书”是英国十九世纪的一本文艺杂志《Yellow Book》，季刊，刊登小说、散文、诗歌等作品，出版时间为1894—1897年。